

皇清經解續編

冊五十

予南宮又食其餼而予就食又足令南宮去主歸而再進
賈而食之矣余始予爲祖製登于西北兩府者數十年其惟一
行食分其餼此豈以穀主爲之期遠耶其意固昭然若神亦
得異也名張氏爲其甚爲教誨氏不違此志乃請開之工可
用祖氏名張氏爲此是少年時習焉姓大夫士之類不知此
思何以能言異姓而不友同姓且經書所姓大夫士之姓之說
又何以見其爲異姓之制乎天下設此乎又楊官九禮凡祭
更實玉登於俎注玉登玉登實錄云大夫士用就今周天子用玉
最者明堂告廟書鼎豐周四代之祭用穀天子本養用可知
此說本說也實古八云凡祭登其實實實之陳之則知此玉登
者玉登也蓋其義無天子用穀之文五禮云云各隨陰陽而
殊祭玉殊殊祭器牛耳玉敬以饗血此食所用非祭器祖天
子之祭既以饗血祖祭器盛器祗祗有取將焉用之天子雖祗
有玉登則祭大夫士有穀而無玉登此一定之制也魯無用
當代之禮乃明堂位祭大夫之文云非事豐不可破也夫禮何失
議便所以用豐器不廢也以致爲大夫士用穀豐則禮何失
議外方而爲豐器而內方法樂天是又重豐而飾以玉登而致
其華矣而爲豐器其制極而簡矣用玉登而不取穀大夫士
降級于天子最於取用穀也又天子諸侯皆用穀豐則穀豐
而穀豐大夫士有穀而無穀相兼止用穀一也祖大夫士
降以金而士降以土兩皆可知穀盛之尊以文爲表天子雖使之豆而
以本爲之天子又飾以玉登而大夫士雖使之豆而飾以玉登
蓋不飾玉登而飾以玉登者天子有之而大夫士無之也
蓋不飾玉登而飾以玉登者天子有之而大夫士無之也
大夫士雖使豆用有穀饗之者則知此以玉登而飾以玉登
大夫士用穀而不取玉登者則知此以玉登而飾以玉登
大夫士用穀而不取玉登者則知此以玉登而飾以玉登

古者射則必藝必有藉者所以明指諒也周嘗射人云王以六綈射三侯謂侯以四綈射二侯矢斲大夫以一綈射一侯士以三綈射若侯貴公畫則雖內諸侯之侯獨無射侯侯之二侯三綈名曰一車一馬然大射孔氏遂謂射則鄉國之君乃賓賓卿人射則己之臣子畢成例也凡此皆射於國又射於國人謂之野田射是猶大射民從僕從說以為國射也亦謂之大射實射則數會同

或地火土可知三陽與于天北西面北上為其時而位也久

不若若以每歲一舉而為六節乎孟子言三月無君則

有幾豈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

上陽地火土可知三陽與于天北西面北上為其時而位也久

以不若也又豈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

以上宜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豈無君則則之謂乎

射位在土而土則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為射位乎

七院之說先儒猶其得者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理者夫

既祭則大夫亦宜有祭服豈得謂大夫食月乎長卿氏以月

射三陽合于其東而西則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為射位乎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一陽北而射上射位在土而土則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為射位乎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右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左射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不月祭者豈謂其祭不及之其理乎且大祖廟之最為百

月不遇不可謂之月祭也又與新之禮大夫士亦宜有之而祭

半此爲說不知五日一舉者半半也三日一舉者三日一舉也
半此日一大半也日一舉者半半也三日一舉者三日一舉也
一月之計其往國宜加千倍日食則爲一萬而說謂是一萬何也
加千倍月千元無謂更不食候候就二大牛爲凡物皆可新治
萬國同心大半天子宗廟肉時之祭每祭費十日至至滿
丘祭夫是至方諸祭地宜月祭也郭中月祭北郊以應夏至
地宜季秋大嘗也于何宜也地宜季冬各費十日特存神祇
祭此雖得然分朝日月與國第五步四應山川之祭各宜費
三日又謂地應祀龍虎鳳小祀諸官齊其中有利則并南郊
一年費幾約有百二十日是謂三百六十大半并日食則費約
有六百六千細思千爲大然非大祭不得則諸侯無故不
試稅而天子每年殺牛而食乃至六百之費豈乃輪勝天地乎
周公制禮當不出此也天下惟明月大半無十一之其大半原易無
從至于費百數則百亦無此費于經無據惟周禮云王問齊
宮際諸姬諸姬王飲饔酒或引以爲食當飲饔之酒不飲
饔爲六飲之一一審焉或非酒也况新法於言是諸禮之費與
飲饔之費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然則費不飲饔食肉則費焉
使世之費者必和蔬菜則又失之諸謂動物之中其費乎之類
諸酒爲和食者亦日可食而爲之亂周者乃在所禁將使食
饔饔虛忘其極焉此衆人說齊之道也

鄉黨第十

禮記集說

孔子於鄉黨

禮記集說

王注云鄉黨最善之貌宋注以爲鄉黨之貌謂鄉黨之貌也又云鄉黨之心最善宋注以爲鄉黨之貌然則鄉黨之貌也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安王注以爲最善之貌最善之貌則與信無涉宋注以爲最善之貌則與信無涉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信譽聲望之未見有是言鄉黨者且信譽之貌與信不能言

說之說矣宋注之孔子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孔子之爲司寇實上大夫此云與上大夫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此則言鄉黨之禮六公亦謂鄉黨也此在鄉黨之內也

孔氏約早居晉不與爲一事謝者謂主人以謝
賜也禮記既醺乃享羞乃賜既醺乃起風寒者
草主人雖病主人所以禮賓賓二字亦謂若
便之尊禮不惟以酒爲主人二字亦謂若亦
謂來享乃坐受或病私事奉有容色宜時言
與章句有容色也禮記云凡章句爲賓容此
有容色也禮之容色則無文可知如舉止是
容有容則以柔順靜安隨其爲禮文

[illegible]

之風不知婦人衣子羅紅紫鮮明者之古無是也然則不
紅紫但當土色而已哉又問世有人總不用衛生調色帽
一爲五行並戴色者又聞有古人總不用衛生調色帽
者蓋黃赤二色既敗其相生又齊其並天也夫色者血
人榮之元元氣衰則血衰血衰則面色衰矣故衛生者
爲調色也蓋古人之調色也蓋古人之調色也蓋古人之
今人但製面色不知求古人之調色之妙意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敘

余撰六書音均表析古音爲十七部其第二表既以說文九千餘字之形聲分隸十七矣東原師既歿乃得其荅余論的書書後附一條云諸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諸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諸系則亦必傳之絕作也余頻年欲爲之而未果歲乙丑乃屬江子子蘭譜之略以第二表之列某聲某聲者爲綱而件系之聲復生聲則依其次弟三代音均之書不可見讀是可識其梗槩焉其有此彼可兩入延不能明者略筆其意趣使學者不以小異闕大同江子用力甚勤惜不令吾師一見也已巳三月段玉裁

戴編修撰六書音均表序曰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年至隋陸德言切韻梗槩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纖往往有意求密而用章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諸聲詩之止音協句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襲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的計字多寡而已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其分合最爲疏外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更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於眞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是前九年段君若膺語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咍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清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咍同用於是古之微然爲三者罕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有灼見卓識又言眞臻先與諱文殷連痕爲二尤幽與灰爲一得十七部今官於蜀地且數年政事之餘優而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凡爲表者五撰連之意表各有序說既詳之矣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學士晚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蓋如舊也余昔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之有分癸巳春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敢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虞韻入虞江氏轉虞韻字入灰此江優於顧然顧氏藥鐸有分而江氏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五支異於六脂猶清異於眞也七之又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眞也寔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古大快事與時余略記入聲之說未暇卒業今樂覩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訓詁音聲相爲表裏訓詁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爲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

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視述其難相與鑿空者於治經韻得識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休甯戴震敘

段大令王載代吳侍郎查欽敘曰子友金壇段君若屬六書音均表既成有問於予者曰是書何以作讀之將何用也曰是書爲古音而作也古今語言不同古音不明不獨三代秦漢有韵之文不能以讀其無韵之文假借轉注音義不能知立乎今日而譯三代秦漢之音是書爲之舌人也曰鄭氏庠陳氏第顧氏炎武江氏永之書何如曰鄭氏諸人之書善矣或分所當合或合所當分得是書而義始備也曰今官韵依劉鑑之一百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氏隱言二百六部之舊何也曰必依二百六部之舊而後可由今韵以推古韵也如支脂之分爲三尤與庚元與魂痕各分爲二皆與三百篇合而一百十七部者去之遠也曰是書何以於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之後確然定爲十七部也曰詩三百篇之韵確有是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分析未備其平入分配多未審是書上溯三百篇下治廣韵廣韵分爲數韵而三百篇合爲一韵者則爲一部三百篇在此部而廣韵遂入於他部是爲古今音轉移不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然則一韵而廣韵析爲數韵者何也曰音之變也冬鍾之侈而爲東支脂之之侈而爲佳皆皆耕清之斂而爲青眞之斂而爲先十七部皆由是也第二表何以作也曰今韵於同一諧聲之偏傍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卽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曰以古之本音正後人合韵協音之說之非矣而仍言合韵何也曰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如止謀尤古在之咍部而今在尤幽部聲收茅泊古在尤幽部而今在蕭宵各韻部是也古與今異部而合用之是爲古合韵知母字古在之咍部詩凡十七見而蝦蟇協兩興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所合又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及第四表古合韵之義也曰古四聲於今四聲不同何也曰古今部分之轉移不同若是其四聲之轉移不同猶是也其言表何也曰纂諸外以示人也是太史公十表之義也其言音均何也曰古言均今言韵也韵韻皆不見於說文而韵字則見於薛尚功所載曾侯鐘銘是也其冠以六書何也曰知此而古指事象形諧聲會意之文舉得其部分得其音韵知此而古假借轉注舉可通故曰六書音均表也然則讀之而苦其難何也曰於今韵則依廣韵部分於字書則宗說文解字於古音則竄三百篇及韋經有韵之文於言古音之書則考顧氏音學五書江氏古韵標準以三百篇及周秦所用正漢魏以後轉移之音而歷代音韵沿革源流以見而陸氏部分之故以見而顧氏江氏之未協者以見彼吳氏被楊氏愼

毛氏奇齡之書無論矣問者曰有是哉遠書之以爲釋例

段氏蒼江晉三論韻曰足下曰表中於顧江二公韻之處悉以合韻當之竊謂此不必也凡著書之道通其所可通而闕其所

不可通增一合韻之名則自生枝節矣四十年前錢辛楣少詹亦早有是言僕亦以爲誠然也但合韻之說後人以今與古不合

而名之僕則以古與古不合而名之僕於毛詩誠有本非韻而底爲韻者本可不韻之處而定爲韻者如戴孔二家所說有用本韻而謂

之合韻者如戴及足下說矣附錄字是也取諸者謂有若疵類不少然如蝦蟇之母小戎七月公劉蕩雲漢之驂陰飲建臨小

宛之令無將大車之祗谷風之怨采芣之敦庠杜之近不謂合韻得乎謂之合而其分乃愈明有權而經乃不廢合韻之名不

得不立也足下謂闕其所不可通非此之謂也義例炳然非不可通者苟盡去之則僕所分十七部之次第脈絡亦將不可得而

尋矣足下又曰表分眞諄爲二某嘗獨考三代有韻之文皆不能合惟二百篇差近然其中不合者亦有數章表中未之錄耳僕

因足下之言詳閱毛詩一編所謂有數章不合者未之見也或謂何叔惠矣之語孫錫常在其手夫戴籍至於詩之尊其文至

於三百十一篇之多而所用韻皆畫然真諄不與文魂爲伍是尙不足以定此公案而必借證於他書三代有韻之文之未的確

者乎且三代有韻之文羣經韻表亦既略舉之矣足下云顧氏合侯於虞與三代不合而合於兩漢江氏合侯於尤且不合於兩

漢矣足下合眞諄於文魂非求合於他書而不合於三百篇乎戴師亦以眞文爲一尤侯爲一謂僕攷古功多審音功少僕則謂

古法祇有雙聲疊韻古之雙聲非今三十六字母之聲古之疊韻非今二百有六之韻是以言今音當致力於字母治古音則非

所詳戴師亦曰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可也足下又曰弟二部無入不若割棄鐸昔沃覺之半爲蕭入不必全以沃覺配尤

藥鐸配魚錫配支也此說非不善僕豈不知之而取目下但云陸韻平聲蕭鐸各繫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效号不列入聲藥

三字者不欲以今韻爲古韻也陸法言之書以藥鐸配陽唐之平上去不以爲蕭鐸各繫之入也茲之表以古韻正之故不列入

聲藥三字而舉其四聲之本然者謂全都皆平古四聲與今大不同卽以此部言之亦易嫌以本聲與用以諧聲之字互相求以

一聲數字互相求以所與同韻之字互相求參之伍之反之復之於以知此部古無上去入而有入者以此部混於五部之入而

爲陽唐之入也故正藥韻之字爲平聲正所以定蕭青肴豪爲古音獨用之部也足下取藥鐸昔沃覺之字定此部有入非無入

則謂之正今韻也可不得謂之定古韻凡僕書以藥鐸仍陽唐之配陌泰昔鐸仍庚耕清青之配者意如此足下又云表以屋沃

藥鐸爲尤入某則謂當以屋沃之半配尤以藥與屋覺之半配侯也此條最爲足下中案之處蓋戴氏江氏合侯於尤顧氏合侯

於虞足下云願不合於三代而合於兩漢江則不合於三代併不合於兩漢惟音均表則尤於蕭又別於尤爲實事求是但平

分而入未分當以六韻

此字未見

肅卡音祝刺復肉毒夙便目竹運參粥曰等聲爲尤之入角族合此字屋獄足東賣尋曲王皆蜀木景桌

美豕卜局鹿亮

此字未見

等聲爲侯之入匪獨詩易分用即周秦漢初之文皆少有出入如此則表中第三部之隸附奏弔字當

改入侯部不當爲尤之合韻矣

侯部裕字乃其本音不必爲第四部合韻矣是說也精確之極僕撰表時亦再四分之而牽於一

二不可分者

元案周易蒙氣詞古偵告告在三部書變典族睡在三部詩東山首章詞宿宿在三部案

後始得孔擴約檢討詩聲類一書分聲雖然始爲大快欲改拙書而未暇也今又得足下開戶造車出門合散而此案定矣若戴

師平入皆不分審音固合矣而考古似未至也足下又云表中以侵鹽添爲第七部覃談爲第八部某則謂當改召弓之玷賤入

八部而以侵覃爲一談鹽以下七韻爲一也夫此九韻顧氏不分江氏分之戴氏始爲七類不分曉爲九類分之孔檢討則分侵

覃凡爲一部餘爲一部僕則侵鹽添爲一部餘爲一部若足下云侵覃二韻爲一餘爲一九韻古人用者絕少既難議別其可分

者又大牙錯出莫辨真主可勿論其短長也但足下云改玷賤入八部恐有不妥玷從占聲古玷并同樅質其較然者又如點亦

占聲而曾點史記作曾藏

今創作藏非藏音點

則玷之古音可知也賤之聲古乏聲凡聲多通而凡在侵韻以凡爲聲者有風鳳

字以乏爲聲者有要字古音當皆在侵則賤必在侵韻又可知也足下欲置此二字入談類其有未審與江氏古韻雖不置分

足下又云表中以質櫛屑配眞臻先某寤放詩騷平入合用之章唐韻偏旁諸聲之字而知此三韻之配脂齊也以等韻言之質

櫛也者脂開口之入也術者脂合口之入也訖者微開口之入也物者微合口之入也點者皆之入沒者灰之入也如此則第十

五部之疾至闕等字皆本音非合韻矣此條略與鄭師說合師曰書內言第十三部第十四部與第十五部配是也而遺第十二

部則於脂部韻字以質櫛爲入及齊以屑爲入有未緊矣又曰六術韻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則先齊相配

侯謂以齊配屑者今音非古音也脂韻字有以質櫛爲入者亦今音非古音也第十五部之音脂讀如追灰讀如推黎讀如隸師

讀如雖全韻皆以此求之微韻未變齊韻則變而微矣

齊本十六部之變而以十

五部之字變者入其中皆近齊而稍變矣又變而近哈矣謂古一韻

而有此等分別非也故謂術不足配脂謂齊必配屑者皆今音非古音也足下以等韻言之等韻之法起於近世豈古音有是說

乎第十二部既不可不立則以入質櫛屑配眞臻先此乃自古至六朝如是而不可易者故質櫛屑在第十二部古音今音所同

猶之緝以下九韻在第七第八部亦古今所同也限令取第十二表毛詩韻字分散之合於十三表取十二表入聲字分散之合

於十五表則大覺不類今自爲一部則絕無不類故十二部斷不可移爲十五部之入也足下蓋既欲合十二十三而一之遂欲

合十二十五之入而一之而不知十五部之入自有正字不藉以質極肩足之也至於謂一轉移而第十五部之疾至闇等字皆

本音非合韵此語似是侯謂不轉移而以合韵聯之未爲失其理也侯尤異入而以合韵聯之誠爲無事自擾若此則正見異部

闕通之理何不可之與有足下又云去之祭泰夫廢入之月曷末歸薛表中入第十五部其類無平上與第十五部合用不過百

中一二而已八士命名各分四韵達意一韵突忽一韵卽四名而二韵之分瞭然矣此條欲分去祭泰夫廢入月曷末歸薛

不爲一部與藏師合師曰僕癸巳年分爲七類者乙未年分九類真以下十四韵脂微諸韵與相配者亦分爲二其配元寒至

剛仙者周南采芣二章之振將召南車蟲二章族假說甘棠首章伐荻二章敗慙三章拜說野有外麇三章脫悅伏擊鼓四章闕

說五章闕滑澆有苦葉首章屬揭果水三章章連衡害二子乘舟二章逝害衡碩人四章潛滋發揭孽揭伯兮首章揭樂有狐二

章屬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倍榮指渴采葛首章葛月三章艾處郭子裕三章連期月齊東方之曰二章月闕蘭發甫田二章榮

恒魏十畝之間二章外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過外厥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過東門之楊二章肺舊槍匪風首章發傷恒蟬蟬三

章閔雪說候人首章穀市幽七月首章發烈揭歲小雅采薇二章烈渴庭燎二章艾嘶噓正月八章厲滅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

小雅五章文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烈發害獨獨三章林艾車舉首章舉逝渴揭苑祈二章惕察過都

人土三章現髮說四章屬葛葛白華五章外過大雅文王二章世縣八章拔兌駁隊皇矣二章駘例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節

及次字不入韵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載烈歲民勞四章惕泄厲敗大板二章曝泄蕩八章揭害撥世抑六章舌逝蒸民三章古外發

印首章屬察此章及後章皆四句見韵次句屬字二章奪說召母六章屬揭害周頌載文沿達榮魯頌泮水夜嘆大邁闕宮五章

大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達越發烈微六章飾此字誤荷子引此詩作載發說載烈屬歲達微伐榮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

剛山仙若其配與詩藝文魂痕者則有肆聲素聲既聲胃聲出聲辛聲求聲貴聲比聲四聲昇聲家聲季聲惠聲未聲次聲求聲

求聲說文無字以類若韻之求爲位聲具聲由聲屈聲突聲退聲對聲慧聲尉聲車聲弗聲利聲恣聲又聲乞聲肆聲勿聲忽聲

類聲內聲字聲之字二百篇分用盡然師既用其說成聲類表又取六書音韵表手批示下小雅教授足下說正同豈亦閉戶造

車出門合微邪東原師曠古大儒遺書刻於曲阜孔氏者傳布宇內而足下以鄉後進尙未之見豈不孤銳精言古韵之雅意耶

分爲七類見聲韵考分爲九類見聲類表

前有若其若廣書乃孔氏谷所附載也

三

本朝言古韵者五人曰顧氏曰江氏曰戴氏曰段氏曰孔氏而足下嚴之江氏之爲古韻標準也戴氏實贊襄之戴氏言韵在侯之前而成書在僕之後歲已丑僕以毛詩支脂之分爲三侯尤分爲二真文分爲一藥不就正於師師末之信泊乎癸巳乃寓書於蜀謂分爲三者爲確論丙申僕書刻成於蜀乃接師論韵長篇不及改正顧氏之功在藥鐸爲二江氏之功在真文元寒爲二段氏之功在支脂之爲三尤侯爲二真文爲一戴氏之功在脂微去入之分配真文元寒爲一孔氏之功在屋沃爲二東冬爲二皆以分配侯尤足下繼起之功實有見於屋沃之當爲一衡物與月末之當爲二雖忤他人我先而攷古不謂不演也蓋僕六書音均表數易其業初業有見於十五部入聲分配文元二部如一易一舍之不同詩人所用實有驗域故十五表入聲有分介之業既以率於一二不可分者且惑於一部不當皆同尾異竟渾併之及東原師札來乃知分者爲是今又得足下札正同三占从二候書當改易明矣雖然足下之分是也足下謂祭泰夫廢月易末律詳爲一部皆古無平上之韵吳弟十五平上合用者不過百中一二此恐僞必之言各韵有有平無入者未有有人無平者且去入與平上不合用他部多有然者足下突增一部無平之韵豈不駭俗又不知十五部分錄文元抽去其一則古十五部之音不完今音以衡物迄月沒易末黠塔薛配諄文殷元瓊虞寒桓刪山仙之理不見是於古音今音進退皆無所據也況案段氏谷丁小山書云東原師所分抽書初稿亦見及此於十五部去聲一入聲一者師東原師圖者是也去聲二入聲二者即東原師圖者是也初稿名其韻爲陰陽平上去入聲一入聲二去聲一有其別足下試案而攷之共與吾師不同者才數字耳改定合爲一韻以其有難裁然分制之處即從東原師所分錄章屬察非而疾屈應然恭謹未敢擅更也凡兩無正二章庚助合爲一韻咸字非韵亦未安且說去聲文元可分力與眞上見世登廟用圓而疾屈應然恭謹未敢擅更也凡兩無正二章庚助合爲一韻咸字非韵亦未安且說去聲文元可分之也既以一都配二則則平上聲亦可不必可入首置其平聲與十二部指後此互轉取多其相表裏皆近便兼具文元兩部之人音故其文理大致可分陸氏韵亦有大致可分之處而表詩經之韵不若漢書卷九十一與平聲一與平聲一之自創折其聲隔何可辨則爲二是以改定之本不用初稿也至東原師欲出拙書十二部平聲一陸氏先與無先後使盡音者於十三部平聲一節則其言要此兩部爲韻而補綴不被於十一部。陸韵前缺情青。則陳救正等是以十二部平聲不可併於所用劃然可覆而索也。足下又云藕合九韵歷來舉無異說某則謂平入分配必以偏旁諧聲爲據今攷侵覃九韵詩四十四見易三見左傳二見楚辭八見藕合九韵詩十五見易一見大戴一見楚辭五見竝無一字合用者常棣七章未必不入合用又此九韵中偏旁皆不與侵覃九韵相類則當以藕合爲一部查葉以下爲一部其類無平上去蓋四聲之說起於周沈本不可言古韵先生表中蒸東陽庚等元等都皆無上入則此九韵及祭泰月末之無平上又何疑也僕謂無人者非無入也與有入者同入也入者平之委也雖分而委合此自然之理也無上去者非無上去也古四聲之道有二無四二者平入也平稍揭之則爲上入